

1

潜意识

我们说潜意识是一种场所，是只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即承认弗洛伊德是把其关于这一论题的学说当做“处所的”学说来介绍的。当然，这样说是一种隐喻，但是，这种隐喻却意味着，在构成我们与世界之关系的东西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场所。如果严肃地采用一种隐喻就是取其字面意义的话，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那另一场所是什么呢？弗洛伊德首次为了表述其潜意识概念而写的《科学心理学提纲》（*Esquisse d'une psychologie scientifique*），^① 再好不过地可以帮助我们找

参阅《精神分析学起步》（*Aus den Anfangen der Psychoanalyse*）第 372-466 页，伦敦，Imago 出版社。法文译本的译者为安娜·贝尔曼，译名为《精神分析学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第 307-396 页，巴黎，P. U. F 出版社。我一般参照法文译本，只在我必须有所脱离时除外。

到答案。

在《提纲》中，我们面对着一定数量的悖论：

1. 一方面，弗洛伊德断言，所谓的“初级”过程，^①弗洛伊德在此发现了我们称为潜意识流动方式（régime）的东西，并且，这些过程在此名下被认为服从于快乐原则，^②追求的是一种“感受同一性”（identité de perception），也就是说，这些过程不仅追求第一次被感受的东西的复现（retour），而且追求与对于这一次的印记（poinçon）一起复现（不明确这一点“感受同一性”这种表达方式便失去了针对性）但是，既然感受属于意识，那就必须指出，正是现实原则在操纵着初级过程的发展。

① 初级过程（processus primaire）：精神系统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从处所观点来讲，在初级过程中，精神能量自由流动，并按着移动和凝聚机制毫无阻碍地从一种表象移到另一种表象。——译注

② 快乐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快乐原是主导精神活动的两个原则之一（另一个为现实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活动都在避开痛苦而寻求快乐。痛苦与刺激数量的增加分不开，而快乐则依靠刺激数量的减少。快乐原则是一种经济原则。——译注

③ 现实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和快乐原则一起构成精神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但是现实原则可以修正快乐原则：在前者成功地表现为一种调节原则时，对于满足的寻求则不借助最短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根据外部世界给予的条件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从处所观点来看，现实原则对应于前意识-意识系统；从动力角度看，精神分析学正尽力把现实原则的介入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冲动能量基础上。——译注

另一方面，次级过程（现实原则就在此发挥作用）追求的是思维的同一性（*identité de pensée*）。但是，这是《提纲》一文的基本假设，按照这种假设，思维从本质上是潜意识的，或者说思维是可能的，它不需要任何“我思”介入或任何“我思”以追溯以往的方式介入。^② 因此，思维的过程受制于快乐原则。

这里出现两种悖论，它们由于彼此相关，便等于是在告诉人们，是幻影在引导盲人走路，而幻影的功能对于能看见东西的人来说则是多余的。

2. 在这两种原则的对立层面上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表面上，现实原则不能说与快乐原则对立，它延伸快乐原则即保护这一原则，同时又保证其适应现实的需要。这样，快乐原则最终就有可能是惟一调节人类行动的原则。然而，人们都感觉到有对立，都感觉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两种原则之间的整个这种主题吝惜（*Thématique*）也就是失去了其价值和内容。因此，现实，在《提纲》中已经就是快乐原则的彼世。但

① 次级过程（*processus secondaire*）：弗洛伊德确定的精神系统的两种活动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是初级过程）。次级过程标志前意识系统的特征。从经济动力观点来看，在此过程中，能量在受控活动之前就是“受约束的”。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之间的对立是和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立相关的。——译注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 327 页。

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存在于何处呢？

3. 最后，正是这几个命题中的一个命题的古怪性本身，提出了弗洛伊德场所论 中完全基本的特征，而没有肯定欲望从本质上讲就趋向于对其对象的幻觉。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确地依靠其对于梦的解释的经验。^② 只不过，他在研究了出现在“ 伊尔玛之梦 ”^③ 中的一例初级过程之后 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总的说来，还是要使欲望靠梦来实现。一欲望是意识的，而其实现却是幻觉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欲望的实现将是意识的，而其中间的环节（欲望）应该是推理得到的 ”。^④ 这段文字在自己毁掉通常的解释，按照通常的解释，幻觉表象，由于它再现主体在满足了其需要

场 所 论 (Topique)：原为逻辑学、哲学和数学用语。弗洛伊德用来指主导着思维活动的定位概念的一种境遇。按照这种理论，精神器官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特性或具有不同功能的一定数量的系统。弗洛伊德的场所论包括两个方面，或说他主张两种场所论：一是建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系统的功能，二是解释人格的三种部位即伊德、自我和超我。——译注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 356 页：“ 梦是欲望的实现……这同一道理促使我相信，借助初级欲望的投入也具有一种幻觉的特性 ”。

③ 即 1895 年 7 月 23-24 日之夜的梦：“ 伊尔玛的注射之梦 ” 是弗洛伊德进行深入分析的第一个梦。他对于梦作为欲望之实现的直觉，在他看来，与这个梦有关。对于这个梦的叙述和解释，使他撰写出重要著作：《梦的解析》。

请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 358 页。

（例如乳房）之后意识到的一种对象，因此，它可以说就是潜意识欲望所依附的表象。欲望的对象与意识相比具有根本的古怪性，与任何需要对象相比具有不可克服的区别，实际上，这种对象需要一种新的定义。

说实话，这些悖论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它们的答案：

1) 既然有两个场所，并且只有两个，断言初级过程追求一种必然没有的感受相似性，这便使人想到了一种观念，即在感受的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就是处于（但是在此，“处于”别无他意，而只有“被意味”之意）……潜意识之中的东西。

2) 如果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原则，就像它起源于把现实视同为外在世界或周围世界的一种生物学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应再对这种概念提出异议（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再落入唯我论；我们的批评涉及到这样的事实，即这种生物学概念把精神分析学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置于一边，甚至更为严重者，这种概念构成了这些问题得以正确形成的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而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快乐原则的彼世是什么？另一个原则是什么？由于在潜意识中只涉及到欲望，而不涉及到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只能回答，欲望就是快乐原则的彼世，或者，在现实不归为感觉现实时，欲望就是现实原则。

不过，经验与弗洛伊德学说告诉我们，只有禁止

乱伦的法则（由于其在潜意识中作为一种阉割法则在起作用）才确定进入生殖欲望或进入对象。这种教诲要求我们在法则之中承认现实原则。或者，法则与欲望对立，那么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不一致性就将无法克服；或者，欲望就是法则，就像我们下面要指出的那样。

3) 断言潜意识所依附的表象从来不是心理现象所幻觉的表象，并且从来不是再现一种需要对象的表象，这就可以使人做出这种理解：与意识相比，欲望的古怪性和其不可压缩为需要的性质，实际上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欲望观的惟一特点。我们下面将说明，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欲望从遗传学上讲与要求或言语所产生的作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是从其最基本的形式即呼唤形式或命名形式方面来看待要求或言语的。

概言之，我们的目的在于证实前面的悖论把我们引向一种一致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们以追溯以往的方式，把《提纲》看成思想史上第一次谈及言语活动对主观性结构化过程的影响的著述。这些影响可以

要求 (demande)：指潜意识欲望的征候确定活动。它是被表达出的东西，并且又是向别人表达出的东西。实际上，被表达出的要求，就是情爱要求。——译注

概括为这样一点，即言语活动引起一种空缺（manque），即存在之空缺。我们阐述的第二部分内容的目的在于指出：一、欲望怎样在一种并非世界所特有而是这种空缺所特有的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欲望确定存在之空缺并完全地给予其形体；二、为什么法则是必须的，这种法则在使人的快乐器官之映像等同于一种损失时，把空缺本身引入到其不存在的地方。

《提纲》的关键，显然是“初级过程”概念。正是在分析一个梦中出现的一例初级过程，即一次无任何反常现象的形成过程时，弗洛伊德为研究他“前所未闻的”一种现象做了准备，而且，他后来一再探讨这种现象，即压抑现象。

① 压抑（refoulement）：从本义上讲，压抑是主体力求在潜意识中排斥或保持与一种动力有关的表象（思想、映像、回忆）的过程。压抑出现在一种冲动面对一些要求未能引起满足而是引起不愉快的情况里。压抑尤其表现在歇斯底里症中，但在其他精神病症以及正常的心理状态中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在广义上讲，压抑一词有时被弗洛伊德用于接近防御压抑的词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取本义的压抑过程至少像是许多复杂防御过程中的一种时间，另一方面，压抑的理论模式被弗洛伊德用作其他防御过程的原型。——译注

我们来研究一个梦，例如 O……向伊尔玛注射丙基[A]的那个梦。然后，我清晰地在我面前看到了三甲胺，我便构想它的方程式[C]。解释是：同时出现的意念[D]便是对于伊尔玛疾病的性本能的意念。在这种意念和丙基意念之间，有一种联系[B]即与威廉·弗利斯^①关于性化学的一次会话，那是一次主要谈论三甲胺问题的会话。这后一个意念因来自两侧的推力而变为意识的。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中间环节（性化学）[B]和派生意念（疾病的性特征）[D]都不是意识的。这种现象需要解释。我们可以设想，B和D的投入^②不够强，不能引起一种反向的幻觉，但是，由两侧投入的C都能产生反向的幻觉。不过，在我举的例子里，D（疾病的性特征）肯定与A（注射丙基）同样强，而这两个衍生物（化学方程式[C]）则表现为充满活力。

潜意识中间环节问题对于经常出现相似现象

① 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 1858-1928)：德国医生和生物学家。他于1885年结识弗洛伊德，成为好友，随后常年通信，这些信件对于了解弗洛伊德有着重要意义。——译注

投入(investissement)：是从经济学上借用的术语，在精神分析学上，就是精神能量对于一外在对象或内在对象、一种表象、一种活动和身体的一部分的投入。因此，性本能的投入在精神分析学的经济术语中，就是一种动力价值。——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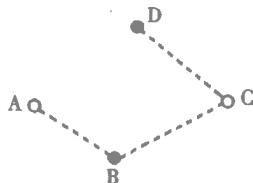
的清醒状态也提出来了。但是，赋予梦以特征的东西，仍然是在梦中实现的数量上的轻松移动^①和数量上大于 B 的 C 取代 B 的方式。^②

弗洛伊德在这篇论著中过问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主体最感兴趣的表象，为什么不是产生于意识中的表象呢？由于欲望的这种表象就是不仅指令行为而且也指令所有引起欲望的过程的东西，因此，这里出现的现象就更为“令人惊异”。

我们有一系列的表象，一部分是意识的，另一部分不是。至此，毫无问题；初级过程很像所谓的“中

移置 (déplacement)：是一种防御机制，是能量由一种精神映像转移到另一种精神映像的心理过程。弗洛伊德用该词来标志梦活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结果，移置是初级过程的一种形式。象征与升华就是连续移置的结果。——译注

我这里采用的译文，在总体上是依据安娜·贝尔曼的译本，见《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 357-358 页，同时，个别地方有所改动，以便使之符合斯特雷奇编辑的标准版弗洛伊德手稿的第一卷第 341 页 N°。3 弗洛伊德有时用 Q 来代表数量，有时又用 Q_η 而对此不做任何说明。他的文中有下图：



间联想”过程。能够说明初级过程的是，并非接受投入最多的表象进入意识，而是另一种表象取代意识。从数量上讲，这些过程在于投入的移动，C取代B就取决于这种移动。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于移动到C上因而能确保其进入意识的那一数量，为什么未能确定对于B的意识呢？我们想到的答案是，来自另一源泉D的数量也移动到了C上，由于得到了极好的投入，C便变成了意识的，而B和D却未能这样。

然而，弗洛伊德不能接受这种答案，因为，在选定的例子中，D至少与A投入相等；换句话说，把伊尔玛的病归咎于性秩序的原因，构成了做梦者“辩解”中的一种论据，该论据至少与其归咎于由奥托进行的丙基注射时^①一样得到了有力的肯定。

人们可以假设，一神经元的固定投入不足以唤醒意识，但是，意识产生于一种神经元的数量向另一种

请参阅《梦的科学》(*La Science des rêves*)一书中关于对伊尔玛注射一梦的讨论，译者梅耶尔逊(I. Meyerson)巴黎法国图书俱乐部出版社(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1963年。

神经元的过渡过程中。^①只不过，意识不依附于流动的活动，而是依附于其到达点和决定性表象——这等于是说，意识取决于投入的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弗洛伊德下结论说：“借助这些矛盾的条件来确定意识状态的真实决定因素，是困难的”。^②

因而，数量观点在初级过程中不能解决“意识的真实决定因素”问题。因此，它不构成一种无动机的选择，对于这种选择，人们似乎只能把它归因于赫尔姆诺茨-布吕克-迪博·雷蒙学派对于弗洛伊德思想所起的诱惑作用。因为，数量规律明显地被弗洛伊德视同为快乐主义的规律：“神经元以最为明显的方式趋于躲避痛苦，在这种反应中，我们看到它初步表现出躲避任何数量的张力增加 ($Q\eta$)，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痛苦在于重大数量闯入 ψ 之中。于是，两种趋势

神经元和数量，是弗洛伊德在《提纲》一开始就引入的两个观念：“在《提纲》中，我们曾尽力使心理学进入自然科学范畴，也就是说，尽力把精神过程表现为根据数量可以确定的可区分的物质微粒状态，以便使其变得容易理解和无可置疑。这个计划包括两个主要观点：

- 1) 区别活动与休息的东西属于数量范畴。数量服从于运动的总规律。
- 2) 所谈物质微粒就是神经元”。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 358 页。

赫尔姆诺茨 (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Helmholtz, 1821-1894)、布吕克 (Ernst Wilhelm Brücke, 1819-1892) 和迪博·雷蒙 (Emil Du Bois Reymond, 1818-1896) 都是德国生理学家，是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译注

（躲避痛苦和躲避数量增加）只构成一种惟一的和仅有的趋势”。^①

然而，快乐主义^② 规律极为重要，以至哲学家们曾得以界定其支配范围，但却从未完全否认它。伦理学的思考总是使人的活动隶属于对于其幸福的寻找，即便其活动使幸福区别于在人的经验中实现的一切东西，例如快乐或舒适。^③

根据这种观点，在初级过程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便把我们拖入了有关快乐主义的争吵方面，这种争吵远远超出这种快乐主义至今所能承受的来自任何哲学体系的东西。

实际上，其幸福感，其真正的幸福感——其 *Wunschvorstellung* 即其欲望的表象，主体首先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 326 页，指次级功能，其目的在于把某种数量储存维持在一固定的水平，这一功能与初级功能相对，初级功能的符号是 ϕ ，弗洛伊德依据反射行为模式把初级功能确定为旨在把数量减为零的释放功能。

我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这种意义包括幸福论道德观，因为，我不认为这种道德观可以产生与快乐主义的参照有根本区别的参照。

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法国大学出版社（P. U. F.），1943 年，第 61 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二律背反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或者把欲望问题置于一边而不顾，或者把它在《伦理学》一开始就归为了兽性，并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更准确地讲，初级过程承担着两种论断：a) 梦是对于欲望的一种幻觉性实现；b) 这种幻觉从不跟随着对于主体所不深知的欲望表象的某种认识而产生，相反，正是幻觉使这种认识后来成为可能。

因此，人的整个活动都服从于以感受相似性的形式来重新发现同一种东西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总是注定要失去这种东西，因为在意识中幻觉的东西，永远不是构成欲望之表象的东西本身，尽管可以那么去推论。它是无法找到的，不存在享有它的问题。但是，满足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是根据其关于梦的解释而尤其是对于梦的“意指过程”^①的解释的经验来探讨这一主题的，由于他的论述紧密地与其根据上述进行的论述相关，因此，我们愿意再举伊尔玛之梦的例子来说明一下问题。

有一种欲望的表象，弗洛伊德把它分离出来了，并用字母 D 来表示它，这就是伊尔玛疾病的性特征。这种表象已转变成一种论题，即一种简单肯定式命题，需

意指过程 (significance)：引自语言学概念。指的是词语进入话语并与其他词语结合从而产生意义的过程。并非所有的词语均可任意结合，可以结合的词语都要经过内部的变动。这一概念是从索绪尔组合关系概念引申而来的。——译注

要指出的是，这一命题无任何潜意识而言。相反，属于潜意识的东西，正是主导了这种转变的欲望。实际上，对于该梦的这种过渡的解释，满足于建立祈愿式语言(*loptatif*) 即可。换句话说，构成潜意识的东西，不是表象，而是表象赖以得到投入的数量，而数量至少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欲望。

这种欲望在梦前是肯定地存在着的，它是真实的和实现了的：正是这种欲望曾使弗洛伊德陷入一种错误之中，这种错误恰恰在于把伊尔玛的病归于一种性秩序的原因，即归于一种不满足，对于这种不满足，似乎可以采用这样的处方来补正：“ 阴茎正常，重复用药”。^① 我们能说什么呢？在这样的条件里，能说梦在“ 实现 ” 一种欲望吗？

我们需要指出，相信或坚持伊尔玛的病是一种性疾，是一回事；梦想如此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主体当时肯定其已不再做梦使我们更加信服。

参阅《梦的科学》，第 65 页：“ 伊尔玛是一位年轻的寡妇。为了我对其治疗的失败辩解，我很想把这种失败归因于这种局面，因为其周围的人都愿意看到它停止。”

事实上，伊尔玛的梦是“防御”^{*①}的一种辩辞，这是依据弗洛伊德说过的话来断言的：“伊尔玛的病不是我的事。”换句话说，在梦的这一过渡之中流露的东西，就是事情出现错误的原因：这种东西，我们可称之为错误的诱子，但是我们同时、并以下面将成为阐述的中心内容的一种结构联系，也可称之为阉割情结。现在，我们谨愿指出，这里隐约显示的，是对器官的有点天真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上，还要加上叫做“谨防对其使用”的习惯做法。但是，在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伊尔玛的病会在其寡妇生活结束之后痊愈的当时，不只他一个人这样说，还有其周围的人，以及还有肖尔巴克（Schorback）、沙科、^②布洛伊尔 等人的权威的声音。在梦中，是另一个在说话，或者更准确一点讲，是另一个在自我表白，是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的一个主体，我们下面称之为他者，以便把他既区

防御（*défense*）：一切目的在于减弱、取消危害自我整体性的任何变动的过程。一般说来，防御用于内刺激（冲动），并有选择地用于表象（记忆，幻觉）的刺激方面。它是一种潜意识反应。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曾总结过基本的防御体制，它们是：压抑、文饰作用、反应形成、投射、退行、位移、升华、隔离、理智化。——译注

② 沙科（*ean Martin Charcot, 1825-1893*）：法国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的老师。——译注

③ 布洛伊尔（*Josef Breuer, 1842-1925*）：奥地利精神病医生，曾与弗洛伊德联合开业，从事精神病的治疗和研究工作。——译注

别于他人又区别于作为自我之反应的别的。在梦中再次产生的东西，或者借助于梦而重新进入真实之中的东西，是一种讯息，^①其意义只有在解释的时刻才能完成，在解释中，这种意义从听者出发重新返回主体，因为，一个因曾经给予讯息而接受讯息，另一个则因曾经收到讯息而又给予讯息。^③在这一讯息中躲藏着一位主体，当然它不是实在的，但是也并非不真实，同时也不反真实。这一主体与欲望同一，而欲望又以其与表象（这里指男具）所保持一致和分裂关系，在这一讯息中依据言语活动的规律来自我表明。

因为，使我们断定欲望出现和在那儿存在的东西，

讯息（message）：信息论用语，指借助一定渠道从发送者到接收者之间传递的一种信号序列，它是靠一定的编码来组织的。从语言学角度讲，编码与讯息之分，就是语言与言语之分。从此意义上讲，讯息是编码的产物。——译注

② 解释（interprétation）：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是一种活动，它对应于做梦，并且也像做梦一样首先属于做梦者。解释，不是来自分析者的活动，恰恰是患者在他对于梦的表面意义和隐藏意义之间关系的发现之中所进行的意指活动。在精神病治疗中，是对主体进行的旨在使其进入隐藏意义的一种沟通活动。——译注

在做梦者与解释者或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进行的这种区分，并不总是在两个人身上进行分配。但是，并不能因此推论自我分析是可能的。正确的结论是，这种区分是在每个人的内部的。换句话说，在它成为相互主观（entre-subjective）的之前，它先是内主观的（intra-subjective）。请参阅下面内容。

此处的意义是“隐藏和呆在其内部，不出来。例如，鹿躲藏着”。参阅《罗贝尔词典》。

恰恰是一种构成成分或一表象 B 对于意识的躲避，这种成分或表象毕竟只属于用另一个表象 C(三甲胺) 来替代它时的那种前意识 (与弗利斯关于性化学的谈话) 因此，这另一个表象 C 接受一种讽喻价值，由于这种讽喻价值本身也属于前意识的一种表象，因此，其要点是较容易推论的。换句话说，正是对于替代 的求助表明了以表象形式出现的欲望的潜在性，就像是话语的一个主体的出现情况一样，但这一主体不是话语的发送者，其本身就是话语。由此断定，在初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亨利·莫里耶 (Henri Morier) 的《诗学和修辞学词典》 (*Le Dictionnaire de poétique et de rhétorique*) 中看到的“场合影射” (*allusion de circonstance*) 的第一种例子所包含的情况：

无情的姑娘
敏捷地撩起
裙子
帽子上插着玫瑰
领着一帮
上当者 (《鸽子》)

替代 (*substitution*) : 弗洛伊德用替代来指一事物取代一被压抑的欲望或一潜意识表象内容的过程。充当替代的东西，可以是一种行为，一种幻觉，一种症候。 ——译注